

情倾南山

老红军邹毕兆与城步南山大开发

曹正城 戴训蒙

深夜赴京

1973年2月25日,邹毕兆率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和南山农场的负责人,向湖南省委、省革委会的领导汇报后,当天深夜一行就登上了长沙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

2月27日上午,他们走进了北京城开国上将王震(时任国家第一任农垦部部长)的家。两位老红军又是老战友,一见面两双大手就紧紧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落座后,王震部长说:“毕兆老战友,我的好参谋长,我们已多年未见面了,你这次来京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又给我送来了什么好电报呀(长征途中,邹毕兆专事电报收发破译工作)!”

邹毕兆接过话题:“老首长,您猜对了。我们这次来一是拜访您,二是向您汇报工作。”于是,邹毕兆将南山近些年发展存在的问题、困难及今后发展的思路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

王震部长听后动容地说:“1934年我们长征经过城步南山时,望着那莽莽苍苍的大草原,我曾说过,待革命胜利后,要在这里办一个大牧场,造福于人民。谁知进了城,由于工作忙,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想当年,城步苗乡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带路,救治伤员,提供食宿,送子参军,给予了不少方便和支持,如今还历历在目啊!如不把南山开发好、建设好,我们愧对于城步南山的人民,更愧对于当年长眠在南山的红军烈士们。”说到这里,王震部长的声音有些哽咽了。接着他表态说:“你们建议办个大牧场,养牛放羊的思路很好。请放心,我会尽力支持的!”

对在南山发展畜牧养殖业,两位老战友的思路一拍即合。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就将思路付诸于行动。王震部长多次在家里会见邹毕兆等人,进一步商讨南山的开发事宜。他还亲自率邹毕兆等人到北京市牛奶公司、北京农业大学考察并请教畜牧养殖专家;还到国家外贸部找姚依林(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商谈在城步南山建肉牛和乳牛外贸基地问题,请他在经费上予以支持。姚依林十分重视,考虑到民族地区发展不易,要发展必须有产业支撑,当即批了100万元给南山农场作为买牛羊的铺底资金。随后,王震又亲自写信给湖南省委主要领导,要求重视和支持南山建肉牛、乳牛外贸基地,加快南山牧业的开放建设步伐。在北京,邹毕兆还怀揣王震的亲笔信,到国家计委、农业部、商业部、轻工部等单位汇报,请求他们在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关照。很快,购买的北京厢红旗奶牛场第一批300头奶犊牛开始发运邵阳(其中南山农场100头)。

为培养畜牧养殖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王震率邹毕兆一行,还登门拜访了北京农业大学的畜牧、草原和土壤专家冯仰廉、贾慎修、李连捷等教授,并聘请冯仰廉担任南山牧业开发的技术顾问。不久,根据邹毕兆的请求,受王震部长的委托,冯仰廉教授率四位老师三次登上南山,走遍了南山48坪和48溪,实地考察调研了这里的水文、土壤、气候等,取植物样本89个、土壤样本45个,并现场授课培训南山农场的畜牧业技术人员。回北京后,他和助手们对样本进行多次化验,并夜以继日地查阅相关资料,召开论证会,很快写出了《关于城步南山山地放牧型奶牛饲养管理办法》《城步南山玉米青储种植和制作》《城步南山草山改良和开展人工种植牧草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材料,为后来的南山牧业大开发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他对南山走畜牧业发展的道路赋予了深厚的情感和寄托,曾赋诗明志:“誓将冬茅化鲜乳,不让寸土空仰天!”

1974年4月11日至18日,王震部长亲临湖南考察工作,邹毕兆全程陪同。17日,在韶山宾馆,王震亲切接见了城步苗族自治县委书记边俊业和县革委会副主任路福贵等城步领导及南山农场书记旷章永。他非常高兴地说:“经过专家教授实地考察论证,南山办牧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的思路是正确的……”在湘期间,他还组织召开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加快城步南山建立肉牛、乳牛基地的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王震部长和邹毕兆的精心组织安排下,北京、上海、内蒙、东北的种牛,上海奶粉厂、罐头厂的设备,工程兵的载重卡车、推土机,以及拖拉机、割草机、除草机、饲料粉碎机牧场所需物资、机械,源源不断地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支援到南山。

后来,邹毕兆还多次到南山,就肉牛、乳牛基地,乳制品加工厂的规划、建设和草山改良的开发,展开调研和现场指导。

(曹正城,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原党组书记;戴训蒙,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场原副场长)



清香

杨运焰 摄

见证

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有奖征文

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

明天的生活会更好

肖翊霞

我一向贪玩。几天前,在县城偶遇网红丽姐。丽姐告诉我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枫香村的葡萄提前熟了,一下子勾出了我的馋虫,决定去看看。

枫香村,我已好多年没去过了。印象中的枫香村交通极不便利,又穷又落后。就算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人,也着实不喜欢那里的面貌。

驾车进入枫香村,一条巨龙似的公路就映入眼帘。停下车,只见广袤的田野上,一排排银色大棚整齐划一、美观大方,里面种的几乎全是葡萄。我在一块写着“成亦晋葡萄园”的牌前驻下脚步——成亦晋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但一时脑子蒙,想不起来了。

不远处,大棚内走出一个憨厚的汉子,满脸笑容地招呼我:“肖妹子来了?也不提前发个信息给我。我看你发在朋友圈的照片,一下就认出了你。快进来尝尝我家的葡萄。”我这才想起在微信群里认识的老乡成亦晋大哥,他三年前曾说要在枫香种植葡萄……

正值中午,烈日炙烤着大地。我走进大棚,来到密密匝匝的葡萄架下,立刻有了一种舒适的凉意。葡萄园内一派醉人的丰收景象:一排排整齐的葡萄架,一片片碧绿的藤叶,一串串晶莹的葡萄……空气中氤氲着葡萄的清香,沁人心脾,让人垂涎欲滴。一位朴素的农妇忙着将刚摘下来的葡萄称重、装箱。成大哥介绍说那是他的爱人。看到我走近,她立刻从架上剪下一大串橙黄的葡萄递过来,忙不迭地向我介绍:“这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阳光玫瑰,果肉厚,果粒大,品质好,口感佳……”

我接过葡萄,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清香爽甜的滋味在唇齿间散开。甘冽的果汁滋润着我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一种难以名状的愉悦弥漫开来。热情的嫂子看我一下子就吃完了,又给我递来一大串。我谢绝她的美意:“我吃这几串,你得少挣好几十块钱呢!”嫂子摆摆手:“莫这样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就算在这住上一年半载,包你天天有酒喝、餐餐有肉吃,葡萄管够。今时已不同往日了……”

成大哥陪我到葡萄园里四处逛,来采摘葡萄的远近客人络绎不绝,还有不少“网红”被吸引过来,现场直播,热闹非凡。

成大哥告诉我,前两年胆子小,又没有经验和技能,不敢大规模搞。今年乡政府送技术上门。这下,有了好的技术,“阳光玫瑰”产量更高了,品相更好了,还能提前一个星期上市呢。还能利用管理葡萄园的空余时间养养鸡鸭,种种西瓜……收入不错呢。

成大哥的笑容就像“阳光玫瑰”一样有感染力,充盈着满足与幸福!我在那些种葡萄的乡亲脸上,也都能读到这种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

午饭后,告别成大哥一家,拎着沉甸甸的葡萄,我在想:有党的富民政策,有热情好客的乡亲们的勤劳与努力,乡亲们明天的生活一定会更好,长铺子的明天一定会更美!

(肖翊霞,绥宁县作协会员)

◆六岭杂谈

九十感怀

刘志坚

人生匆匆,我已走过了漫长岁月,踏上了九十高龄的门槛。

生日那天,家人聚会。外孙女问我,爷爷,您这一辈子,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一怔,是啊,这一生,始终忙忙碌碌,忙什么?回想起来,主要就是忙一件事:写。参加工作以来,除了兢兢业业上班,一回到家,妻子群英就会对我说,走开,家务没有你的事。于是我钻进书房,展纸伏案,挥笔为文。70年来,在全国各地报刊,发文两千多篇,出版散文集12部。

外孙女对我的回应,感觉有些遗憾:“报纸的寿命只有一天,能看到您文章的人也少,您是白忙活了。”

我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图书馆,还有部分学校,收藏有我出版的书呢,也不算白忙活。但话虽如此,其实我心里知道,图书馆的书,浩如烟海,我之书,也只是沧海一粟。

文章合为时而著。回想自己的写作生涯,更觉如此。早年,我的文章颇招人喜欢,并不是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机遇,碰上了一个好时代。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游戏,娱乐项目很少,人们只有看书读报,所以报纸副刊很火。特别是地方色彩浓郁的书,很招读者喜爱。

记得我在编写《宝庆揽胜》时,观览了一些旧时谱牒、地方文史和诗词资料。那是我们的先民,为我们留下的一部丰厚的文明史。读先人气节,令我击节;读社会百态,让我失落,郁乡情,油然而生,我顿萌发了撰写“宝庆风情系列”的构想。于是我置身书海,搜寻旧文遗漏,寻觅先贤轶事,流年一擲梭,两年过去,所获寥寥。后来我从民风民俗入手,深入民间,寻根溯源,尝试性地写了《宝庆风情录》第一辑,在《邵阳日报》设专栏陆续刊发后,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共鸣,或评论,或赞扬,纷至沓来。

乡贤黄叙伦赋有诗云:“世事纷纭类转蓬,如椽巨笔仍从容。风貌昭陵今与古,大观全入画图中。”给我以激励和鞭策。甚至还有读者来信问我:“你那《宝庆风情录》还写第二辑么?写,我就去订报了。”虽然我写

的是前人,是昨天,但映照的是现实,是今天。文学创作,只有贴近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才最引人关注,引人入胜,才会勾人心魄动人魂,让人爱不释手。

我退休30多年后,省作协书记胡革平先生一行,来寒舍看望,让我很是感动。我说惭愧惭愧,我的文章没什么影响。胡书记说:“你谦虚了,你的文章,讲好了邵阳故事,讲好了湖南故事,很有价值。《宝庆风情录》很多人读过,有影响,读者蛮喜爱的。”当然,这都是夸奖的话。所谓影响,无非是多了几个读者,专家多评点了几句。

著名文学评论家张建安先生写的《乡土、市井、人生》一文,把我兜兜转转,涂抹的上千篇散文题旨,一语囊括殆尽。他从取材立意,行文风格,到艺术特色,一一剖析,文彩飞扬地写了15000多字。他说,面对丰富的世界,应以敏锐的视野和辽阔的襟怀,深入生活,筛出精华,以精巧笔法,写出它的大气和壮美。后来,他又将我散文的题旨梳理,分别从神秘乡土、繁华市井和人生况味等多个视角进行点评,并全部刊发于《湖南日报》。这样,因为自己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引发的反响,让我俘获了一些浮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机缘巧合,县、市都在编撰地方志,我因写作的专长和亮点,小传进入了《名人录》。同时,我的《青龙桥重修记》和《那条儒林街》,也分别收入了市志、县志。小文能入志存档,成为“文史”,我之虚名,又多了一份。

当今网络时代,信息流转,漫天飞舞……其间有些信息,也可参阅以广见闻。例如,打开手机百度,随意写上作家或散文家刘某某的名字,就会看到本人的基本情况,或作品,或评论,或简介。甚或搜索书名《刘志坚的散文世界》,就有推荐介绍栏目,可下单买书。

我以上所说的一切,依然是虚名而已,卖不到钱的,当然,用钱也是买不到的。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这长长的一生,因为这些虚名,也算不白活了。

(刘志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吊井楼情思

卢学义

邵阳县岩口铺镇的吊井楼,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村落。可将吊井楼与车氏家族连在一起,立马就显现出她的非同凡响。

“耕读传家,报国为民”,这是车氏家族的家族训。这样的家国情怀是值得世人称颂的。车氏先祖忠为国,勤学苦读,耿直清正,廉洁奉公之风气世代相传。昭陵车氏至明清时,人才辈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车万育。车万育,字与三,号鹤田,又号敏州,他的《声律启蒙》影响深远。车万育从小聪颖过人,学业有成,官至翰林。

车万育在江宁为官时,有一天他的下属给他送来银两,其意显而易见。下属神秘地说:“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尽管去办。”当即遭到车万育的喝斥,他对下属说:“你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不贪钱财的车与三吗?”车万育不贪钱财,性格耿

直,敢于得罪同僚,甚至敢于面谏皇上。正因为车万育的铁面无私,他深受百姓拥戴,以至他在晚年辞官回乡时,出现了当地百姓百里相送的盛况。

车氏对宝庆的贡献是巨大的。车万育的祖辈车大任在邵时,主修了北塔,如今成了“国保”。车万育是昭陵车氏第十代孙。车氏家族1996年在邵已达两三千人,如今遍布邵阳城乡。如今,吊井楼村成了“蒙学故里”,邵阳西站建有车万育广场。为了缅怀车万育,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修复车万育故居,一些爱心人士和车氏后裔也热情相助。

以车万育为代表的车氏先贤忠心为国,清正廉洁,耿直自律,勤奋苦读,这些精神,依然是新时代需要传承的优良品德。

(卢学义,曾任邵阳日报社主任记者)